

兔年

誠所謂“春自紅梅報起，年從玉兔迎來。”兔年說兔，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。

兔在殷商甲骨文中已有象形字“兔”，筆畫顯示着兔子長耳短尾的可愛形態；而十二地支中與之對應的“卯”的初字，描畫的則是草木萌生的形象，因而“卯兔”便有了春意和生機的蘊含，成為一個美好的象徵。

“小白兔，白又白，兩隻耳朵豎起來。……”如果說，童謠是哺育童年的乳汁，那麼，這樣的吟哦在我們人生成長的初階就已經耳熟能詳了。隨着生活閱歷的豐富、增長，人們發現兔子的可愛並不只在外形，牠身上的許多優長竟與人的理念和追求相契合，久而久之，可愛的兔子終於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精神符碼。

一是善跑。這也是傳統文化的一個關注點。古往今來，人們常用“動如脫兔”的比喻讚美速度的迅疾，即便是“龜兔賽跑”的故事，在批評兔子因驕落敗的同時，不是也含有勸戒牠重新振作、再創高速的希望嗎？至於《山海經》關於“天池山有獸如兔，鼠首，以其背飛，名飛兔”的記載，則更是充滿了前人對高速度的美妙幻想和神往了。

二是聰明。有人注意到，兔子被兇猛獵犬追捕時，會在向前奔跑中半途停下，轉身向原路跑回一段路程後，再橫向躍入草叢隱藏起來，巧妙躲過獵犬倚仗靈敏嗅覺的追蹤，令其無功而返。兔子作為一個弱者，在強敵威逼下居然能計出萬全，脫險於旋踵之間，見者無不擊節稱妙，歎賞不已。

三是警覺。兔子這種習性，突出地體現在牠的巢穴上：多窟多洞且彼此相通。這本是兔子在險惡的生存環境中保全生命的自然反應，人卻由此得到從多方面謀求安身立命以避災禍的啟示。所謂“狡兔三窟”，既是自然現象的提煉，也是社會人生的自覺。人兔之間關係的密切，於此可見一斑。

諸如此類，不一而足。中國民間向有尚玉之風，認為玉含仁、義、智、勇、潔“五德”。“玉兔”的美稱，可謂恰如其分的歸結，也是這種“自然的人化”之生動寫照。

卯歲初臨，郵電局謹以精心製作的一套兔年郵票，祝福全球華人健步千里，靈通八方。

作者：李觀鼎